

中 ◆ 国 ◆ 硬 ◆ 派 ◆ 科 ◆ 幻

灵海

THE SOUL  OF THE SEA

异类入侵

钟云 著

THE INVASION
OF THE PHANTOM

 辽宁人民出版社

灵海

THE SOUL  OF THE SEA

异类入侵

钟云 著

THE INVASION
OF THE PHANTOM



©钟云 201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灵海. 2, 异类入侵 / 钟云著. —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205-09263-4

I. ①灵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6421 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ublish.com.cn>

印 刷: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58mm×230mm

印 张: 27

字 数: 498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8 年 7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刘国阳

装帧设计: 荆棘设计

责任校对: 高 辉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9263-4

定 价: 49.00 元

序 幕 / 1

第1章 亡魂之画 / 4

第2章 灵魂悖论 / 22

第3章 守灵之夜 / 40

第4章 神的启示 / 60

第5章 极光计划 / 83

第6章 境由心生 / 99

第7章 灵性觉醒 / 116

第8章 不死之人 / 135

第9章 异类接触 / 151

第10章 天堂之门 / 170

第11章 宇宙智慧 / 190

第12章 以心化物 / 207

第13章 红色浪潮 / 225

第14章 生命设计 / 242

第15章 科学巫术 / 267

第16章 人工大脑 / 287

第17章 灵海潮汐 / 309

第18章 繁星若尘 / 330

第19章 万念一觉 / 346

第20章 庄周梦蝶 / 369

第21章 命运之矛 / 390

参考和引用的部分资料 / 412

参考的现实世界大事件摘要 / 413

后 记 / 427

序 幕

意识场震荡变故始发于傍晚时分。

深达200英尺的地下实验场，正准备启动一台粒子加速器，进行一组穿透照射实验。事故发生之前，没有丝毫的先兆。实验人员照常检查了电磁感应器、伽马射线仪、磁力存储器等装置，没发现任何安全问题，随后逐级开启了多频道超高压开关。

这台在荒漠地下纵横2.7公里的实验装置完成了9兆瓦的能源充电，启动后，直线加速器将爆发出超高能量的粒子束，在刹那间释放出电子，击中一块高强度合金板。质子穿透目标物，直到能量耗尽。

实验为研发高能粒子束武器提供理论依据。

这种新概念武器一旦被制造出来投入实战，可部署在地基和天基反导平台上，释放高能粒子束，灼穿目标物的坚硬壳体，拦截洲际弹道导弹，击落地球大气层外的卫星。在未来，它还可以运用在太空战场上，瞬间击毁敌方的宇宙飞船。四年来，这项实验完成了上百组的垂直穿透照射测试，除了发生过几次核能供电故障，至今尚未遇到大问题。实验场负责人最后查看了一遍控制台显示器，记录时间为晚7点42分，能量逐渐攀升到临界值。他通知实验人员释放粒子束。陡然间，他大脑异常，触电般麻痹，他感到一股无形的震荡袭来，入侵他的意识，紧紧压迫脑神经。

视野昏黑。

他所见场景恍惚、扭曲变形，主控大厅里的物体仿佛随着震荡全都疯狂波荡起来。他身体抽搐，站立不稳，扑倒在台上。失去意识的一瞬间，他模糊地看见附近三个人先后失控倒地，犹如死神呼啸着掠过，生灵在濒死之际躯体震颤。他仰着头，挣扎着想要爬起来，但身体很快丧失了活力，口鼻流血，瞳孔疾速扩散。他彻底瘫软在地，最终死去。

震荡无声无息地蔓延整个地下实验场，水波一般向外扩散。

这天，几乎没有人察觉到这场变故对人类造成的重大影响。这场变故犹如一粒石子投入一泓寂静了亿万年的湖，打破平稳如镜的水面，激起一圈圈涟漪，地球上一切生灵的意识场在震荡中发生了一系列异常的连锁反应。

夜幕笼罩大地。

位于内华达州的375号州际公路孤独地贯穿这片旷野。行驶在路上的一部卡车突然失控，冲出路面，车灯光柱跳跃着，一头撞向野地里的岩石，引擎盖腾腾冒烟。驾车人推开变形的车门，爬了出来。他血流满面，但没检查自己的伤势，也没查看车辆受损情况。仿佛身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驱使，他弃车而走，两眼发直，行为反常地走向黝黑的旷野。

他踉踉跄跄地走了一会儿，停下，伫立着，仰面看向夜空。

广袤的夜空中浮动着一缕缕奇异的光，柔美诡异，恍如幽绿中泛紫的绸带在半空中燃烧，又似飘浮的幽灵泛出莹莹光芒。

大地震颤，地表下似乎窜动着一头狂躁的妖兽，从远至近爆发出沉闷的异响。那人忽然失控倒地，抽搐不止，张嘴啃食地上的沙土。他一口一口不停地吞咽沙子，直至躯体丧失活动能力，僵硬至死亡。

公路加油站，灯光幽明。

一名值守人员在屋里看电视，播放的是甲壳虫乐队参加艾德·苏利文节目的录像。蓦然间，他感到座椅震颤，电视机闪烁了几下后黑屏。屋内灯光熄灭，黑暗笼罩；窗外的远方隐约传来一阵阵非同寻常的闷响。他莫名恐惧，不由得紧张起来。他摸黑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手枪，上膛，持枪到屋外查看。

荒野沉沉，一片漆黑，唯见夜空隐隐泛光。那是一抹奇异的绿色光芒，缥缈地流泻在天穹上。他瞪着那光芒，不由自主地抬起手臂，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侧脸，手指颤动着扣下扳机。

火光闪现，子弹撕裂了他的上颧骨。他抽搐着栽倒在地。

大规模的停电从荒野上的小镇蔓延至周边城市。地面上一片片灯光迅速熄灭，犹如掠过一个个暗影恶魔，疯狂吞噬了灯光璀璨的城市。大地陷入黑暗。

拉斯维加斯市的一座观光酒店因停电引发一阵混乱。楼道上的安全灯似乎坏了，在断电时并未亮起。服务生拿着手电筒飞奔在各个楼层，为房客分发蜡烛。惊慌之际，传来沉闷的声响，似乎有重物坠到大厅地板上。前台服务生拿手电筒

扫过去，赫然见地上趴着一男一女，血流如注。

这是一对从日本来拉斯维加斯度蜜月的新婚夫妇，不知停电时发生了什么意外，竟然坠落下来。服务生战战兢兢地走过去，看见那年轻女人躺在血泊中，脖子扭曲，斜着一只眼睛，对他展露出凝固了的微笑。

市区医院恢复供电时，产房的孕妇生下一名男婴。

医生检查了新生儿，抱给产妇。

“丹尼尔、丹尼尔……”女人初为人母，在经受了临产痛苦折磨后涌出喜悦之情，轻声呼唤儿子，“丹尼尔，这个名字好听吗？你喜不喜欢？”

小家伙看似累极了，眯着眼昏睡，样子无比可爱。

忽然，他睁开眼，扭着柔软的脖子瞪着天花板。

那样子莫名怪异。母亲不由得呼喊：“医生！快来……他在看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他还看不清东西。”医生打量了下婴儿，微笑着说，“新生儿的眼睛玻璃体还没有完全透明，这扇心灵的窗户还是蒙眬的，只对光线的反差有点敏感……”正说着，医生察觉这个男婴的反常。他露出不像是新生儿的怪异表情，大睁眼睛，森然瞪着天花板上的某一处角落。那是一种成年人才具有的凝视，眼瞳深处仿佛透着惊悸。

医生不禁随着婴儿的视线望去，天花板灰白，无任何异常。不知怎么的，医生忽然想到，据说新生儿能感应到某种无形之物。医生莫名紧张，打了个寒战，看向产妇，发现她脸上浮现惊恐之色。

一股幽暗气息迅速掠过，蔓延而去，残留让人无法抗拒的恐怖气息。

“Phantom……”婴儿突然清晰地说出这个词语，扭头看着母亲。

第1章 亡魂之画

生者皆有灵魂吗？亡后魂归何处？

31年后，旧金山。

魔术师兰迪死于揭穿灵媒骗局的当夜。

警方初步排除他杀。在兰迪的单身公寓，找不到有人入侵的痕迹。据现场推测，兰迪拆下挂浴帘的一根钢丝绳，勒住自己的脖子，把钢丝绳另一端绑在水管上，然后趴在浴缸里把水放了。如果不是他杀，那真是一种诡异的自杀方式。要知道，人被勒颈窒息而死是极其痛苦的。濒临死亡，在求生本能驱使下会拼命挣扎。通常上吊自杀的人需要一定的高度，不让脚落地，最终无法反悔地被勒死。兰迪的脖子距离水管仅有7英寸，在从生到死的那几分钟里只要他愿意放弃，随时可以爬起来终止自杀，除非他的求死之心无比坚定，以极大的毅力对抗临死前的痛苦。

那是凌晨时分，兰迪的古典留声机上放着一张黑胶唱片。

事发前，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保罗·伯恩收到兰迪的电话留言。

“我已找到它。”兰迪的语气愉悦，带着一种豁然开朗的轻松，“帕顿夫人的通灵术还真是个难解的谜题，我彻夜苦思，所幸闪现的灵感救了我，太不可思议了……我得去洗个热水澡喝杯香槟来平复心绪。保罗，我们明天面谈。”

“我已找到它。”是加州的座右铭，也是兰迪的口头禅。说出这句话通常意味着他发现了某个骗局隐藏的秘密。

六年前，兰迪加入“科学捍卫者（简称ASD）”——以威廉·摩根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自发成立的调查团队。他们把专门研究通灵术、遥感、预知、招魂等超感官知觉和超自然现象的“灵学”列为伪科学，通过调查揭露弄虚作假的灵学研究，誓将灵学驱除出科学殿堂。兰迪是唯一以魔术师身份加入科学捍卫

者的智囊，他眼光敏锐，曾以丰富的魔术技巧和经验，多次揭穿灵媒的骗术。前段时间，灵学研究协会推崇一位来历神秘的灵媒帕顿夫人，并通过报纸向公众渲染她非凡的通灵超感能力。随后，灵学会与捍卫者约定，在ASD的实验室测试帕顿夫人的通灵术，一个月内，以各种方式反复进行测试和调查，检验真伪。如果找不出其有作弊的迹象，捍卫者必须在《科学》周刊上刊登声明，承认帕顿夫人的通灵术。

伯恩不相信兰迪是自杀。

兰迪的性格有些孤僻，不合群，但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个热爱生命、痴迷探索新奇事物的人。伯恩更难以相信，在揭开通灵术之谜的关键一刻，兰迪会放弃自己的生命。

兰迪的葬礼上，科学捍卫者的成员前来悼念。

大家对兰迪的突然死亡深感震惊和痛惜，继而怒不可遏，聚在教堂门前愤怒地议论。调查团队主席威廉·摩根与伯恩相谈，毫不避讳地说：“灵学会和帕顿夫人有重大谋杀嫌疑，我们得为他做点什么。”

这位老派哲学家神情憔悴，伯恩看得出兰迪的离去对他的打击很大。

“我提出过异议，尽力提供线索，但警方的调查结论如此，我心存疑虑却只能等待进一步的结果。”伯恩摇头叹息着说，“毕竟我们不是侦探。”

“我想请你参与对帕顿夫人的测试。”摩根看着伯恩，满眼期待，“伯恩教授，你专攻心理学，也许能发现可疑之处。”

伯恩沉吟了一会儿。摩根曾多次邀请他加入捍卫者调查团队，参与反灵学斗争，都被他婉言拒绝。近代唯灵论从1848年肇始，近一个半世纪以来，各种灵媒层出不穷，灵学研究泛滥，但至今找不出任何可重复性和累积的证据，存在难以证伪的“实验者效应”或方法论和统计学方面的漏洞。通灵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，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种纯属子虚乌有的事上，也不屑于与对方纠缠争论。但这次不同，兰迪是他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的同窗好友，他不能漠视不管。

“好吧，需要时通知我。”

“非常感谢，伯恩教授。今晚7点，我们约在ASD实验室。”摩根的声音有些低沉，“这是最后一次测试，再找不出对方的花招，我只能宣布解散捍卫者。真理输给了巫术，这将是科学史上最糟糕的时刻。”

“真理的烛火往往会烧伤那些举烛之人的手。”伯恩以哲言宽慰这位彷徨而沮丧的哲学家，“腹背受难，在感到迷惑时，我们更要坚持。”

摩根点头，脸上旋即掠过阴影，他说：“这是有史以来最艰难的一次。帕顿夫

人的手法非常隐蔽，远超以往任何一个灵媒。她的通灵术不仅对‘绵羊（相信超感真实存在的人）’，还能对‘山羊（不相信超感的人）’产生效应。我们无法分析其中的玄机。”

伯恩有些惊讶。“绵羊—山羊”效应起始于临床心理学家斯迈德勒的研究。在做超感测试时，区分两类受试者——“绵羊”和“山羊”。正所谓相信者灵验，灵媒施展通灵术，常常选择“绵羊”来进行，声称怀疑者会干扰其施术而导致通灵失效——其实这也是掩饰作假的方式之一。即使有“绵羊”认为产生了超感知觉，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很简单，对于那些虚无缥缈之事，有人相信才会存在。正因为他们真的相信，所以他们着魔了。事实上，很少有灵媒能做到对“山羊”施术有效。

这位帕顿夫人难道是个例外？伯恩不禁问：“受试者是谁？”

“我和莱茵，还有兰迪。”摩根苦笑，“我们三人都亲自测试了。”

莱茵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教授，捍卫者调查团队的副主席，他这时就在附近，正与麦肯特、伯德等几位主要成员激烈议论着。这次惨败于帕顿夫人，他们看上去皆是满脸阴霾。

三位受试者都是理性派，属于观念和意志无比坚定的“山羊”。伯恩暗暗吃惊，盯着摩根难堪的表情问：“你们都产生了超感知觉？”

“奇特的感受，像突然浮现的记忆碎片。”摩根迷惘地说，“帕顿夫人声称她把感知到的灵魂气息传递给我们，并准确说出那是什么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伯恩不由得追问。

如果实情如此，那太令人震撼了，他研究心理学多年，从没遇到过这种现象。当然，他完全没有理由怀疑摩根、莱茵和兰迪的遭遇。

“闪现了一些古怪的、绝非我们本人的念头，仿佛不受自我控制的梦境，冒出一串数字、某种颜色、独特的意象、一些凌乱的回忆……那种感觉很难形容，除非你亲身体验。”摩根回忆时流露出来的惶恐不安越发强烈。

伯恩理解了这位科学理性者为什么会忽然变得沮丧而软弱。在对亲身经历的怪现象找不到合理解释时，人们难免怀疑自己的判断力。伯恩压住震惊，淡然地说：“兰迪已找到答案，我相信他的话。”

“可惜，他死了。”摩根无奈地摊手。

“我们尽力吧，希望能再次找出真相。”

捍卫者们聚集的人群骚动起来，一阵喧哗。伯恩和摩根转头望去，只见一位身穿黑衣长袍的女士走过来。“帕顿夫人……”摩根睁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，“她竟然来参加葬礼！”

“摩根先生。”帕顿夫人在他们面前停步，注视着哲学家，发出低沉而缺少情绪波动的声音，“得知兰迪的不幸，我很难受。内心意象告诉我，这是不祥之兆，也许我们做错了，不该惊动彼此沉睡的灵魂。”

摩根没回应，脸上浮现出压抑不住的恐惧之色。

伯恩在一旁观察帕顿夫人的眼眸。那是一双漆黑如夜的眼，犹若冰层下冷静的深潭，一看就知她是孤行于世、善于克制情绪的人。

“如果你认为有必要，我们可以中止今晚的测试。”帕顿夫人做了个提议，“另行约定，或者忘了这事，各自为安。”

摩根犹疑起来，就在伯恩觉得他快要接受这个看似和解的提议时，忽然做出决断：“不！兰迪如果在世，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”

“愿逝者安息，灵魂寂静。”帕顿夫人转而看向他说，“你好，伯恩教授。”

“你好，夫人。你知道我？”伯恩注意到帕顿夫人的左耳垂上有两个小孔，但没戴耳环，她也没佩戴任何首饰，一双指甲干净的手露在黑袍外有些发白。

“我拜读过你的心理学论著。”

“夫人有何见解？”伯恩貌似不经意地问。他和兰迪曾经讨论过，有些灵媒不仅精通类似魔术手法的骗术，还娴熟心理诱导、心理暗示的各种花招，而这位帕顿夫人却熟读心理学著作。

“教授，你专业学识渊博，文风端正，善于洞悉别人的内心，很好地剖析了人性。你还是一位怀疑论者，很难相信他人的真诚，过于冷漠了。”帕顿夫人说。

“鉴于认知局限性，最高的善意是不轻易对事物做任何判断。”伯恩回应。帕顿夫人对他的解读相对准确，至少比大多数夸夸其谈的评论家高明。

“你排斥超心理学，不也是一种轻易判断？”帕顿夫人问。

超心理学以研究心灵超感为主——虽然早在1969年，超心理学便被美国科学促进会承认并接纳为正式会员，成为一门新兴的心理学科。伯恩对此却不认同，他回应说：“我不反对创新式的探索，我质疑的是超心理学的实验方法和数据。事实证明，除了拥护者，其他人无法重复实验结论。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是科学名义下的狂热与谬见。”

“你所谓的科学才是真理？”

“你误解了，夫人。”伯恩回敬说，“科学从不宣称自己是真理。它指引我们探索万物规律，不仅是求真，本质在于证伪。科学使我们认识到什么东西是错误的，而非确信无疑。”

帕顿夫人微微点头，说：“很荣幸你来参与今晚的检测，我乐意接受。”

伯恩看了看摩根。他没问帕顿夫人怎么获知他刚刚做出的决定，转而问：“夫

人，你之前说不祥之兆？”

“是的，但摩根先生拒绝了提议，我尊重捍卫者的决定。”

“你是否方便说明，什么不祥？”

“人们惧怕自己内心的隐秘。”帕顿夫人注视着他说，深黑色的瞳孔仿佛透着某种无形的吸附力，“心灵相通，往往意味着灵魂深处的丑恶会暴露在阳光下，犹如冰雪消融露出丑陋的大地。这足以摧毁一个意志坚定的人。”

伯恩的思维一迟滞，恍惚了一下问：“就像兰迪？”

“晚上见，教授，你会明白的。”帕顿夫人施礼后告辞而去。

“故弄玄虚……”摩根的脸色更加难看，盯着帕顿夫人的背影，喃喃说，“邪恶滋生于上帝沉默时。”

伯恩看着那幽灵般的灰暗身影穿过草坪，进入教堂，感到莫名心惊。对帕顿夫人，他有种不安的似曾相识感：一个黑影走进教堂的场景仿佛曾在哪里浮现过。心理学上有种特殊的既视现象，也叫海马效应。伯恩心想，这只不过是大脑联想曾经类似的场景罢了。但怪异的感觉挥之不去，使他发冷，有种被迷雾笼罩的困惑。

悼念仪式即将开始，大家纷纷走进教堂入座。

兰迪的亲朋好友都到场了。放眼望去，教堂里一片深色衣服，黑压压的人头密集攒动。伯恩不由得紧张起来。不为外人所知的是，他有社交恐惧症。除了在他熟悉的校园环境里，一旦身处陌生的人群，面对不经意瞥过来的一道目光，他就像赤裸着接受审判，那感觉让他窒息。作为心理学教授，患有这种难以启齿的隐疾，他只能克制惶恐感，隐藏真实的情绪反应，引导自己适应公众场合，逐步进行想象脱敏治疗，维持着适当的日常社交。

帕顿夫人之前那一瞥似乎看透了她的隐秘。

他环视四周，见帕顿夫人独自坐在长凳的一角，低头沉默着。

伯恩收回目光，前去告慰兰迪的父母。失去爱子的痛苦可想而知，悲伤不可避免地挂在两位老人的脸上。“请节哀！”伯恩拥抱兰迪的母亲。她身穿整洁的礼服，虽装扮过仪容，但看起来憔悴消瘦。她对伯恩说，想不到她会出席儿子的葬礼。

因为死于非命，兰迪的棺槨关闭着。

伯恩知道，尸体经过法医解剖已弄得很难看，心生悲戚。兰迪就这样告别尘世，失去喜怒哀乐，永远长眠。

“伯恩教授，感谢你过来。”家属中的一位年轻女士向伯恩伸出手自我介绍，“艾薇·兰迪。”

两人礼节性握手，目光碰了个正着。伯恩愣了一下，有些迷惑。他从未见过兰迪的妹妹，也没听兰迪说起过，但她却认识他。与兰迪的黑眼睛黑发截然不同，艾薇·兰迪的眼眸是蓝色的，如清澈湖水那样碧蓝，她的金发梳成端庄的发髻，脸色微微苍白。初看不觉得她有多靓丽，却予人一种亲切感，宛若绽放在晨风迷雾中的一朵兰花。

两人对视着，伯恩神情恍惚，握手的时间不觉有点长。

伯恩忽然感到艾薇在他手里塞了一张字条，她手指颤抖着，不自然地松开他的手。伯恩暗暗吃惊，不知她用握手的方式要跟他传递什么信息。随后，他注意到艾薇退回到亲属所站位置。他猜测她应该是兰迪的堂妹。

伯恩握着字条不动声色地找空位坐下。在没旁人注意时，他打开字条快速瞥了眼，上面写着：“危险！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你。”

字迹潦草，却触目惊心。

伯恩收起字条后不由得看向艾薇，见她看着自己，眨动眼皮，然后若有若无地看向另一个地方。伯恩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发现那方向坐着帕顿夫人。

艾薇给他的警示很明显，在兰迪之后，他成了帕顿夫人和灵学会针对的目标。艾薇发觉了什么线索？难道那些人意图谋害他？伯恩有些难以置信，但预感不妙。他又悄悄观察了一下帕顿夫人，惊觉在她附近坐着一些神色不对劲的人。且不说那些人面孔陌生，就那种在沉默中目光游离的神态来看，像在暗中监视着谁。

如有所感，帕顿夫人抬起头转眼看向他。

伯恩立刻收回目光，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尽管看不见，却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袭来，让他极度不舒服。

“兰迪去了天堂的家，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，大家不必悲伤，走的人不希望你们不快乐……”牧师为逝者祷告，“天空留不下他的痕迹，虽然他已飞过。他现在没有病痛，也不用再挣扎……”突然间，牧师停下来，神情不自然地看向摆放着的那具棺槨。

室内寂静，大家都听到了一点异常响动。

窸窣窸窣的，像指甲在刮擦木板。从棺槨传来的轻微声音令人牙酸，不由得让人毛骨悚然。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可怕的事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异声陡然增大，“啪”的炸响。

这响动异常骇人，有人惊慌失色地叫起来，教堂里顿时乱了。牧师保持镇静，画了个“十”字，然后示意教堂职员过去查看。两人移开棺槨盖子向内查看，无异常，又检查了一番四周。他们的脸色恢复了正常，解释说棺槨上有个承

重部件裂开了，抱歉让大家受惊了。

悼念之后，灵车载了棺椁送往墓地安葬。

墓地就在教堂附近，人们步行随同。伯恩一直留意着艾薇，见她走在送葬队伍的一侧，与旁人拉开距离，故意似的。伯恩心里一动，慢慢走到她身旁。

“伯恩教授。”艾薇往前走着，低声说，“千万不要与帕顿夫人接触，否则你将遭遇致命危险。”她声音轻柔，隐隐透着担忧。

“你发现了什么迹象？”伯恩想到答应摩根参与测试的事，与帕顿夫人接触已无可避免，除非他改变主意。

“兰迪告诉我的。”艾薇回应，“他让我在必要时警示你。”

伯恩暗暗震惊，面部保持镇定，等待她的解释。

艾薇接着说：“我是多伦多大学的脑神经研究员。我和兰迪平时各自繁忙，有一年多没见面了。两周前，他突然找到我，看上去，他有些烦躁不安。他跟我讲了与灵学会针锋相对的事，然后说，灵学会曾经派人秘密约见他，想重金收买他，要他认可帕顿夫人的通灵术，许诺事后让他成为‘七圣灵’之一，在灵学会获得极高的地位。”

“什么‘七圣灵’？”伯恩疑惑地问。

兰迪是科学捍卫者的重要成员，假如他反转，加入灵学会，那将是震动学术界和社会舆论的大事，必定让帕顿夫人声名大噪，获得更多拥护者。灵学会意图拉拢兰迪，倒不奇怪，但“七圣灵”这事他从未听闻，不知何意。

“兰迪说，灵学会近年来分化出一股暗势力，在内部形成一个极端组织，虔诚者众多，组织制度和等级森严，行动诡秘。那些被洗脑的信徒信奉一个莫名的‘圣主’，推崇七个‘圣灵’，帕顿夫人就是其中之一。”

伯恩倒吸了口气。灵学会这种黑暗内幕超出了他的认知。

尽管他知道灵学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，发展至今势力不小，吸纳了不少社会名人、专家学者、科学界知名人士在内的大量会员，仅在斯坦福大学就有至少七位教授、系主任和研究员声明支持灵学研究。哈佛大学还设立了研究心灵现象的专项基金、研究实验室。每年举办一届的国际灵学研究会议声势浩大，参会者众多，会刊《心灵研究》订阅群体广泛，其成员出版的著作引发公众狂热追捧。灵学会因此获得大量捐赠支持，有来自私人基金会、教育和慈善基金会的资助，甚至还收到过政府部门的资金。灵学会实力雄厚，总部在洛杉矶，还在十多个州设有分部。虽然如此，伯恩以为灵学会毕竟还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，与捍卫者属于学术之争。而这时，他听艾薇这样说，灵学会的性质显然变味，有向邪教发展的趋势。

如果帕顿夫人只是“七圣灵”之一，那么意味着有更多的灵媒还没露面，此外，那个所谓的圣主又是谁？伯恩不禁犹豫起来，这不是“自由学术之风劲吹”了，而是已演变成一场腥风血雨的斗争。他真要卷入这场暗涌的风暴中吗？

只听艾薇又说：“兰迪拒绝了对方的拉拢，一直在暗中调查灵学会，但遇到很大阻力。他被人监视，嗅到了危险……”停顿了下，她的声音发颤，“他还发觉捍卫者之中有人投靠灵学会，信奉圣主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兰迪不确定……他对摩根、莱茵有些怀疑。”

伯恩暗吃一惊：“他的怀疑可有根据？”

“帕顿夫人的通灵术，”艾薇说，“他们先后测试了三次，摩根和莱茵都声称产生了效应，但兰迪没有任何反应。这就是可疑之处。”

伯恩深感赞同。不错！这就是最大的疑点。

他本人不相信通灵术，之前听摩根说感受到帕顿夫人传递来的心灵意象，不受控制地产生一些古怪的念头，他还半信半疑，差点怀疑自己的判断力。这主要是因为摩根和莱茵是捍卫者的核心人物，品行端正，是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权威，况且，两人还是正统的基督徒。摩根反对灵学，他不仅捍卫科学，还捍卫信仰，认为两者都不可亵渎。伯恩从没想过摩根和莱茵在这件事上有问题。而这时，他不由得开始怀疑了。

帕顿夫人的通灵术有效，除非作弊，没有第二种可能。

假设灵学会收买了摩根和莱茵，测试时产生所谓的心灵感应也就不奇怪了。想到这里，伯恩不寒而栗。这种情况相当糟糕，实在太可怕了。兰迪很可能是被灵学会的人谋害的。他沉痛地说：“兰迪还说了什么话？”

“一切都只是推测。”艾薇叹了口气，“兰迪甩开跟踪者，来多伦多找我诉说这些苦恼的心事，就是因为找不到确切证据，跟别人无从谈起。”

伯恩忽然想到兰迪给他的电话留言——“我已找到它”，这也许不仅是指通灵术的秘密，还意味着什么……他正琢磨着，听艾薇又说：“兰迪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，另外还跟我特别提到了你。伯恩教授，兰迪认为灵学会的下一个目标是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把你视为‘七圣灵’之一。”

伯恩吃惊不已，正要追问，忽见有人从送葬队伍中走过来，逼近他和艾薇，就是那些在帕顿夫人身边的监视者。他沉住气，话锋一转，用轻松的语气说：“你从事的脑神经学主要做些什么？”

艾薇立刻反应过来，顺着他的话说：“在一个整体研究项目其中的一个环节，研发大脑成像、神经标记和神经环路追踪技术。该项目与加拿大和美国的众多实验室联合，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脑图谱影像平台。”

“听起来，这是一项艰苦而卓越的基础研究。”

“是啊，如果能完成，由此带来的长尾效应会非常显著，利于我们对大脑疾病的探索。未来我们有望通过大脑图谱影像、相关标记物，掌握脑功能障碍疾病的发生机制。”

“可以治疗心理障碍、自闭症、抑郁症、神经衰退性疾病？”

“嗯，这些都是我们的计划中首先要攻克的目标。”

两人闲聊着，就像刚认识的人搭讪。

行至墓地，举行了简短的入葬仪式。棺槨放入墓穴，大家依次上前掩土、献花，肃穆沉思。伯恩凝视着棺槨被土渐渐掩埋，哀思片刻。他下定决心，无论遇到多么艰难的事，有多大危险，他都要对灵学会追查到底——揭露真相以告慰兰迪的在天之灵。

墓地绿草茵茵，一棵棵水松枝繁叶茂，华盖常青挺立在四周，枝条随风摇曳，仿佛带走了他寄托的默祷。

葬礼结束。伯恩与众人告别，准备开车回校舍，来到教堂的停车场时，却见一个西装革履的黑人吸着烟站在他的车旁。

“保罗·伯恩？”那健硕的黑人打量他问。

“你是谁？”伯恩警惕地问。

那人扔掉烟头，向他出示证件，说：“我们有事和你谈谈。”

证件显示这位杜克军士隶属国防情报局（DIA）的科技部——据说DIA是美国所有情报机构当中最神秘的一个部门，负责为国防策划者、军队首脑提供军事战略情报。

“什么事？”伯恩有些诧异，不知军方情报人员为何突然找他。他转念想到兰迪死亡事件，但又不太确定。如果涉及重大犯罪案件应该是联邦调查局来执行，或由中情局的特工参与调查，但这事跟军方有何关系？

“请上车谈。”杜克走向附近停泊的一部黑色林肯轿车，拉开车后排座的门。伯恩坐上车后，杜克关闭车门，却是站在车外警戒。

车里坐了一位体形精悍的便衣，脸上有浓密硬朗的络腮胡，感觉他就像历经沙场磨砺的军人，但看上去却又是一副睡眼蒙眬的模样，见他坐进车，也不改慵懒而郁郁寡欢之态。